

中東戰紀本末

第八

中東戰紀本末卷之八

美國林樂知譯撰

上海蔡爾康著錄

治安新策上之上

美洲林樂知撰稿
亞洲蔡爾康手著

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此爲千古險語之冠。乃以觀於今日之中國。其險象更有突過是者。當日本之躍躍欲試也。或以告政府諸鉅公。皆岸然而不之信。曰。明不敵石。古有明訓。彼惡敢當我哉。比牙山鴨綠江後先開戰。然仍操必勝之券。故於葉志超之虛報戰績。政府皆深信不疑。無俟崇朝請頒。懋賞旣而平壤失守。九連鳳凰諸陸戰。大東溝水戰。無不師徒撓敗。士氣大沮。政府始共悚然信之。而曰。彼誠何所恃而勝我哉。迨至海蓋金復相繼奔潰。甚至天險之地。拱手讓敵。鐵艦之雄。或沈諸淵。或齎諸寇。於是政府諸鉅公相顧失色。束手無策。進廷臣而問曰。事急矣。若之何。又踵客館而問曰。寇深矣。可奈何。死生在一息之間。冷煖懸一炊之頃。似此險語。險莫與京。顧盈廷濟濟。無有能侃侃以對者。三五外臣亦皆袖手作壁上觀。僕不敏。今願回溯累年之險。因而博考當時之險。并將默揣後日之險。援筆伸紙。冀有以副明問焉。夫所謂累年之險者。其故不一。策中隨事數陳。未暇先行論列。而一言以蔽之曰。泥古昧今。所如輒阻而已。若夫當時之險。則恐京師之淪陷也。華兵之戍於朝鮮者。日本胥逐而去之矣。旅順威海京師之

門戶。礮臺戰艦。京師之爪牙。門戶大開。爪牙盡落矣。皇帝先貽書歐洲各國。請協力以阻犯。闕之師。

英國按照和約。

各國和約多有排難解紛一條

代請於俄法德奧意諸雄國。德國首先梗議。事隨中止。中國之險益復不

可思議。然今則兵端息而和局定矣。當時之險已如太空之浮雲隨風而散矣。惟是後日之險正復迭起

環生。今之所急宜措置而稍縱。即虞其遽逝者。其險乃十倍於當時。朝廷與賢大吏知之。皆思奮發有

爲以隱彌其缺憾。僕向所含意而未伸者。能不乘機而獻策哉。夫僕非華籍也。幼讀西書。略知治忽安危

之關繫。而視華如寄籍者。垂四十年。猶憶初來華海時。正值髮匪徧地。幸與洋將華爾戈登相稔。握手道

故。懷若平生。又當匪勢極盛之際。親入僞都。留宿僞王王府。以覘其所爲。咸豐十年。英法兵直入北京。既

而款議慶成。洋兵全退。轉助中國以平髮逆。髮逆略定。檢回諸匪。相繼作亂。凡此情形。皆僕之所僂指銘

心者也。同治季年。日本有臺灣之役。光緒初年。法蘭西有越南之役。日本又有朝鮮之役。又皆僕之所身

親目擊者也。至於中國與各國所訂之和約。則皆讀而知之。中外交涉諸事。則皆逐月考察。分別紀於萬

國公報。僕又嘗環行地球者三。更繞道以入各國都城。徧查其新政。於中國之地。則嘗南至廣東。北出張

家口。而入蒙古。其風土人情。亦知崖略。然則以僕而談華事。且就華事而證以西事。縱不敢謂爲語語扼

要。豈較諸捫燭扣槃。隔靴搔癢者。反遜一籌乎。二十年前。僕乘公報餘閒。著中西關繫略論一書。頗蒙當

道諸公相嘉許。豈閱歷更增二十年之久。反不能洞若觀火乎。總而言之。僣於中國。誠知之深。而愛之至者。也不謂自初來。以迄於今。中國內治外交。無一事出人頭地。而且江河日下。歲月曠廢。流極既衰。日本難作。向不甚以榮名顯者。到此而竟以辱名顯。向不甚以上等稱者。到此而竟以下等稱。嗚呼。噫嘻。寄籍之久。關心之切。如鰕生者。尙忍代爲諱疾忌醫。而坐視沈疴之中。於膏肓哉。日難之甫作也。日人大言不怍。曰。吾將使朝鮮爲獨立自主之國。吾將於中國取永不干涉朝事之質。吾將使華人匿瑕含垢。以稍殺其氣。噉人皆哂之。乃議和之際。日本果踐其言。事事意足心滿。是不啻升日本於九霄。而降中國於九淵也。況乎敗績之書。遠流海外。行成之約。徧布天涯。歐美諸洲。大而都城小。而市集。但有新聞紙通郵之地。上而君相下而婦孺。但能識A B C D之字。無不知中國之摧折。引華人爲姍笑。夫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中國之萎靡不振。日引而月深。或者天特假手於日本。激而俾之以大興。然則見兔顧犬亡羊補牢。雖同鞭腹之難。豈類噬臍之悔。若仍效趙孟之視蔭重耳之懷安。竊恐通商以來。觀閱受侮者五十年。再越五十年。欲求觀閱受侮而并不可得矣。皇上宵衣旰食。思厝天下於泰山磐石之安。我儕旅人仰體宸廑。同懷焦急。蓋嘗獨居深念。而知中國缺憾之處。不在於跡象。而在於靈明。不在於物品之格。而在於人材之消長。是故卽以戰具而論。非新槍大礮之不克。致遠也。非鐵艦石臺之不克。攻堅而守。

隘也。且亦非將之寡兵之微不克建威而銷萌也。今誠舉所失之若槍若礮若臺若艦若兵若將一一整齊嚴肅頓還舊觀益之以米粟支十年薪蒸儲萬龜藥彈雷電諸物亦復爭奇角異層出不窮邦交而無釁則已。一旦違言猝起又將相見以戎衣試問可用乎。仍不可用乎。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漢鄭昌頌蓋寬饒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李青蓮蜀道難樂府曰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是故法艦闌入馬江而不敢窺旅順曰吾有鐵艦百艘則攻之吾有精兵十萬則圍之攻之勝負之數且未可知圍之曠日持久轉餽之靡費滋甚而況無百艦億兵也不如其已也。豈料藐茲日本竟敢發其覆而破其機百仞金城取諸立談之頃失守警報四傳他洲其始猶並斥爲譏語也。繼共恍然曰吾向以歐地視旅順而不知華將非歐人也。而今而後尙復有畏其設險而謂中有猛獸萬夫莫開者乎。且夫中國之天時寒暖適中也中國之地利襟海而帶江上有華實之毛下有金玉之藏也中國之人才文足以經綸黼黻武足以踔厲發揚也然而不能勝他國者則以有形之規模矩度可憑而實無憑無象之血氣心知欲恃而實不足恃也。僕誠固陋竊願舉華人之積習痛切道之。

一曰驕傲余曾作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論一首

列入第六卷

詳哉其言之矣總之中國之聲明文物昔

誠迴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之上遂釀而成尊己輕人之弊直至今日五洲通道有告以他國之善

政者仍不曰戎狄何知卽曰中華不尙也

一曰愚蠶泰西名門男女無不入塾讀書塾中輿圖環列亦無不知有中國華人則不知海外有地地
下有天既無天地安有人物既無人物安有政教既不屑究心於異俗又安肯就學於遠人若夫西
人者足跡徧印地球登陸則畫方圓經緯之形勢過海則量風潮沙石之影模而未已也陸路之高
山大谷飛禽走獸樹木花草靡不潛心考察錄爲成書水程則挂帆擊楫冥心長往凡古人履齒未
經之域紛紛盡入版圖雖以北極之苦寒尙思謀旨蓄以禦冬於此得一捷徑探考北極之瓊威國進士南升光緒十九
年自造一船名曰前邁偕十二人衝寒徑去往萬三年杳無消息今據俄國極北矮根地方之英領
事電報南升乘前進而返矮根據稱行近北極船爲冰阻幸船底有機括能壓冰使溜出其下可免
凝結割裂諸患乃卽就其地隨冰消長忽見冰底有損壞輪船之材料因憶前有人乘船至北極之
對面爲冰所壞今乃流至此開必係冰仍暗自運行之故且昔日諸船至此而輟阻者船進前而冰
爲之退後也遂俟至略暖之時設法退出旋繞赴冰道之上流久而久之逐漸隨冰而度審視指南
鍼已植立而復過之蓋指南鍼西人名爲指北鍼其植立處在北極迤偏十五度也於是南升竟到
北極前進不虞退後而爲開關以來總之有一地之未闢一事之未明其心直以爲棄沃壤而成石
田可惜孰甚焉迨還以叩諸華人乃皆瞠目而不能對或問德相俾士麥王曰爾相何屢變其初心
也王曰不變則本爲愚夫矣中國則正坐不變之病譬之於人自少而壯遂爲一成不變之庸庸
詎知人不見其再長已漸伏衰邁之機況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尤虞卽退乎華人有言曰一物不知

儒者之恥。又詎知今日之儒。生所知者一物。不知者直不止萬物乎。是故異邦之政事。漫不一究。并棄天文地理諸學。而徒潛心於詩文。夫詩文誠未可厚非也。獨奈何局於一隅。識見終於不廣。何一曰。恒怯天下有不敢冒昧嘗試者。如暴虎馮河立巖牆下之類。是也。苟其心懵然。其目茫然。則擬諸夜入空山。風高月黑。有如諺所謂疑心生暗鬼者矣。西人之論上帝也。曰此造物之主。我當臣服者。也。其論人也。則曰與我平等。其論物也。則曰此上帝所造。以供我役使者也。於是有格物之學。甚至日光電影風威火力無不聽其號令。任其驅馳。華人則奉以爲神。罔敢戲豫。而且一事之偶異。如日月薄蝕風雷小變之類。往往以遇災而懼。相儆戒。遂積漸而爲怯懦之尤。於物有然於人益甚。但見五洲之梯山航海者。相錯於華疆。既未識其命意之所在。亦未嘗考其學問究其履歷。非恍之爲異類。卽畏之爲凶人。平時邂逅相逢。避道惟恐不速。矧復兵刃既接。礮火轟天。其能不齒戰股慄。真成大國之數奔哉。

一曰。欺誑泰西教法戒打誑語。倘或甘冒不韙而爲證人所破。甚至予以重罪。終身不齒。華人則習爲故常。任意鋪張憑空結撰。且閱其稟牘。讀其奏疏。種種支離掩飾。以較戚友往還之書翰。而又甚焉。故遇有戰事之際。軍書旁午。盡成官樣文章。直至莫可彌縫。猶欲無中生有。於實事求是之道。不啻

相去天淵且已。既以欺誑之心待人矣。又樂受人之欺誑而不疑。是以拜佛燒香。冀微冥福。締婚安葬。必卜祥徵。凡若此者。指不勝屈。試問於何憑信。不過妄言妄聽而已。

一曰暴虐。孔孟之道。仁民愛物。華人苟躬行實踐。卽幾上理而無難。不圖高坐堂皇者。於尋常刑訊之外。別創非法諸刑具。甚至草菅人命。罔知顧忌。欲求一得情勿喜之有司。已覺難能而可貴。更何論閭民疾苦。保民如赤子之仁人哉。文吏如此。武弁可知。是故將帥之待部曲。猶草芥也。未戰而偶染疾病。既戰而不免傷亡。隨營豈有良醫。裹創絕無妙藥。埋傷掩骼。又未嘗立有專官。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此誦。高常侍之詩。輒爲之傷心墮淚也。試稽西例。軍中既額派官醫。兼備藥籠必需之物矣。又有善士創爲紅十字會。甚至以閭閻好潔之人。不惜躬親穢役。且於醫療本軍而外。敵軍亦一體救治。不分畛域。蓋誠守西教愛人如己之良箴也。華人既漠視官軍。益復仇視敵軍。夫臨陣交鋒之際。仇之宜也。若既釋械求降。或更負傷僵臥。尙復獻誠以邀賞。斬首以示威。別有懸重金購敵人之例。抑何暴虐之甚歟。

一曰貪私。中國之待人也。大而國政小而民俗。每喜深閉固拒。離羣索居。一若利可獨專。不許人之染指也者。故督撫自顧封疆。於鄰境之安危。若秦越之視肥瘠。四肢百體。了不相屬。遂致京師有警。亦

各趨退縮徘徊審慎。是獨元首之病。受瘕傷而手足之先成癰瘻也。皆自私之一念誤之也。且充其私心之所積貪心不可復遏。無論事之大小經手先欲自肥。甚至軍火要需敢以煤灰代藥豆粒充彈。竟釀敗亡之禍。至將校之待士卒本父兄而子弟也。乃有以扣餉爲治生者。層層剝削更釀譁潰之憂。糜爛至此奈國事何。

一曰因循。一日三餐俟至明日而并食也。則腹已枵。瞬息千變俟至過時而趨辦也。則機已失。華人乃泔矣。爾游優游而休。今茲不能則曰以待來年也。今吾尙病則曰以望後人也。嗚呼一身一家之事且猶不可巖巖大國能禁幾因循耶。

一曰遊惰。西人作事日有課程而六日勞薪一日休沐。原其創例伊始固爲屏除私事潛心講道起見。故有禮拜日之名而推安息二字之義。因謂六日中勤勤懇懇不敢媮安。幸而古例相沿有此暇日遂皆逍遙自在。不以塵務攪其心。華人則一年三百六十日中令節之停公者無幾。宜若甚勤苦矣。而不知無一日之無事。竟無一時之不可無事。且猶以爲未足。京官有逐日藉詞乞假者。外更有當衙齋清嚴之地。軍務倥偬之日。而演戲舉觴以爲樂者。見諸邸鈔遐邇稱異。

以上八者其禍延於國是其病先中於人心。故有相引而遞生者。心驕傲斯入於愚蠱矣。心愚蠱斯流於

怯懦矣。心怯懦。斯工於欺誑矣。有由漸而遞深者。心暴虐。斯忘仁愛矣。心貪私。斯昧公廉矣。心因循。斯難振作矣。心遊惰。斯亡忠敬矣。不知心術既壞。如本實之先播。是以招募軍士。鑄造槍礮。修築臺壘。皆猶飾枝葉而綴花蕊也。人心隱種乎禍根。險象遂顯結乎惡果。縱有枝葉。縱有花蕊。粘紙耳。剪綵耳。索索無生氣。不可以飾觀瞻。豈可以充飢渴。然則朝鮮之役。非日本之能敗中國也。中國自敗之也。豈不大可痛哉。特念禍福相倚。成敗相因。寒極而陽春回。雨久而嫩晴逗。當此險不可支之際。誠有呼渴睡漢而使之覺者。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一轉移間耳。夫農學師之治田也。必審其土質之所闕。地學會之治河也。必究其水勢之所鍾。是故僕之欲救中國也。必察其病情之所伏。庶幾對證發藥。兩無遺憾。若謂揭其短而揚其醜也。則是幸災樂禍之流也。豈僕之所敢出者哉。

治安新策上之下

美國林樂知命意
中國蔡爾康遺辭

嗚呼。中國諸病叢生。既至於此極矣。譬諸宮室。牆柱礎。彌復粲然精整。而基址潰於蟻穴。則卽勤樸斲而塗丹雘。一旦漂搖風雨。棟折榱崩之禍。恐有乘人於不及覺者。吾不敢知曰中國明知之而故蹈之也。吾亦不敢知曰中國誤蹈之而不思亟改之也。然使諸病盡去而尙存一病。未遽滌其舊染之污。譬諸舟楫。鐵頭龍骨。業既煥然改觀。而一罅之偶未及彌。水勢已滔滔而入。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甚可慮也。

且夫中國之疆宇。膠鬲乎其冠。八垓也。中國之人民。林總乎其超。萬國也。地廣則威。棧外暢人多則財產。內充其自待之重。自視之高。或亦有未可厚非者。然而千鈞之任。不克負荷。甚至一羽之微。亦若猝不能舉。豈摹繪虛神。則有餘。發揮實義。則不足歟。朝鮮之稱藩也。載在方策。班班可考。當各國欲與訂約通商之際。誠宜自承其責。以示上國之聲靈。乃袖手旁觀。翛然塵壒之外。臺灣之予敵也。藏諸盟府。歷歷可稽。當澎湖業已交割。文憑之後。誠宜趣撤守臣。以昭大信於天下。乃嚙口默坐。漠然清閫之上。則將明讓朝鮮。非華屬而陰許臺灣為海外。夫餘耶。夫亦曰號寒之蟲。得過且過而已。若夫與中國為敵者。人少十倍。地狹十餘倍。而其窺中國之虛實也。明於他國者百倍。其意若曰。中國人才輩出。然所習非所用。況習之亦未必用之也。中國物產富饒。然相戒不敢妄動。是以金銀滿篋。而半粟不飽。租褐不完也。然則如輕氣。越者非不颯然而高。龐然而大也。破而瀉之。直一手足之烈耳。嗚呼。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日本之敢於弁髦。王章者。豈其一身都是膽哉。有人焉。羸瘵之疾。伏於內。疢瘡之狀。現於外。風寒暑溼。無不足以致綿懷。其理然也。今幸賴識時務之俊傑。力主和議。彼動曰尊王攘夷。迫之情狀者。鳥足以知之。已過。彼昧於事機。而猶妄思一戰。然病一日不去。弱一日不振。即大險之勢。一日不能化。而為夷。今天下之官且強者。何止僂僂於日本。日本捲中國之簾幕。不肯稍留餘地。於是他國亦洞若觀火。如法國初不敢犯旅順口。

今則自悔失惟倚將乘機辦事後事宜之際再從旁冷眼以觀之爲問中國曾自覺其險至於不可思議
欺能知示弱於人關係至重極大欺能自強不息以培其元氣而化其病根欺中國誠知時會已迫萬事
而圖整頓不使害己者兼以害人則皆願稍緩須臾焉且不然而有內亂亦願助以戡定毋紛其勵精
圖治之心是非各國之愛中國也凡凜然於兵凶戰危者深知中國安則萬國舉安誠使中國發憤爲雄
馴致於英英露爽不但中國免於奇險即各國亦漸息弱肉強食之念而不至緣爭中國者轉而自爭此
各國之志也今甘肅之回匪蔓延而猝難收拾廣東又有匪徒潛伏而將猝起萬一中國狃於積習依然
欲枕高眠吾知虎視眈眈者當必有越俎而謀之一日曰匪黨之熾不特害中國兼害各國也在昔髮逆
猖獗江浙諸省賊氛徧地英法諸國助以兵力而削平之凡各地之取諸賊手者一一還諸中華英國不
土地此實用能光復故物今他國倘反其道以自肥其禍尙忍言哉若以中國內治言之一治一亂氣化
鐵板注脚
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今天下望治殷矣而致亂之萌徧層出而不窮者何哉一曰敗叛民
玩視之心內地華人於歐美諸洲之事昏然如墮十重雲霧及論至日本則衆口一詞曰小國今乃遭小
國之挫至於一敗塗地則知兵力無足畏甘肅回匪之蠢動厥惟是故況兵力實亦不足畏是以發難於
海城波及於循化初不過癰疥之疾者豈料洮河渭狄徧染腥羶全省驛驢蘭垣坐困此險之一也一曰

動頑民疾視之心。中國寂然不動。泊乎寒營。固曰吾行吾素。吾用吾法也。然沿海華人。暨曾經遠游海外者。多於泰西新政。耳濡目染。不免躍躍欲試。今重爲日本所凌。更覺自慙形穢。其上焉者。博究良法。冀動當途之物色。而發到治之馨香。其次則傷時怨命。嘆嗟嗷卑。以爲吾有才而不之用。而用老朽之腐儒。坐令誤國害民。無所底止。居恆激昂慷慨。有不足爲外人道者。若其下者。問以泰西制度。不過一知半解。問以中國情形。更屬大張五角。而妄號於衆。曰某國以民爲主。官吏可任意廢置。其民何修而得此。一旦遭華官之虐待。遂有藐法違紀。妄思嘗試者。且曰中國之敗於日本。其咎實惟官府尸之。吾輩有才。豈甘再受其箝制。如近日粵東之亂是也。此險之二也。更以外交言之。有所謂老成持重者。固欲事事恪守成法。而願西人歸西。永不干預東方之事者。也。則將於無可奈何之中。作庶幾得當之想。假使歐美諸洲。中凡夫奉使出游。通商傳教於華者。皆知謹奉華訓。繼自今車火船煙。不擾賢臣之清夢。中國遂舉向所斥爲夷狄之法。如鐵路輪船。電報紡織機器。槍礮藥彈。鐵艦礮臺。船塢之屬。一切屏諸萬里之外。而囂囂然曰。吾自有先聖先賢之道。彼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耶。焉。西人知中國之不用也。亦各銷聲匿跡。不敢以異物瀾上。邦於是中國遂如咸豐十年。與英法失歡時情景。船則仍用舢板長龍也。礮則仍用前膛生鐵。每爲紅衣大將軍也。槍則仍用鳥槍。檣槍也。礮臺則築土壘也。器械甲仗。則強弓毒矢。大刀闊斧。兜鍪組練。

也如此則外國致險於華之人。物諸皆遠而避之矣。中國其遂可無險乎。噫此萬萬不能者也。西方既去。姑可存而不論。乃東方有願學西方之國。曰日本者。其皮肉骨血中皆含有西人之氣質。西退而東。則進勢有必至。理有固然。兼之近枕海外。我又門戶洞開。其能禁之使不入乎。猶憶五十年前。道光二十一年英國侵華之役。不過輪船數艘。載來西兵三千五百名。且無新式之軍火也。乃自廣東省城起事。遞遞而至汕頭。廈門。福州。定海。吳淞。諸沿海之地。以入長江之鎮江。江甯一帶。所過名城鉅鎮。無論礮臺之阻。將士之雄。無不望風披靡。此無他。中國當時即用如上所云之古法也。迄今世家故老。猶有能歎歎問道之者。又如三十五年前。即咸豐十年英法之兵北犯京邸。僅合三萬人耳。而在事之英將。嫌其太多。而曰。但得其半已足集事。餵餉。胡爲者。遂與中國重換和約。事事隨心所欲。其未嘗據地者。蓋曰吾惟志在通商傳教耳。其餘非所貪也。其時中國之古法亦盡存而未之廢也。時至今日。歐洲之若船若槍若礮。勝於當時者。不知其相距幾由旬矣。夫以當日泰西之古法已足以勝中國。矧日本今操泰西之新法。而中國仍欲以古法制之。是猶南游而北。其轍畏寒而裸體。憚暑而襲裘也。其可乎其不可乎。此險之伏於東也。且夫西人亦豈肯遽退哉。其鐵路則四通八達。朝發夕至。日本不如也。其兵士則額多而技精。其槍礮則勢雄而力遠。日本不如也。日雖以近華之故。其來較易有衅。則屬集小勝。則鳩占視汪洋之大海。直若一衣帶水。然西人能以少許勝多許。路雖遠自

顧何遠不如日本故西國卽無貪賴中華土地之心然斷不任日本之獨攘利數何況環而相同者盛京
吉林黑龍江蒙古新疆之外則有俄也雲南西藏之外則有英也廣東廣西以及雲南之外則有法也俄
於西伯利亞英於緬甸法於越南各自開築鐵路駸駸然直抵中國之界外中國顧道弗可行其將以
蔓棘荒榛羈閃電飛雲之車轍耶英法俄諸國逞其精心果力業已直造華邊將謂肯半途而廢耶吾恐
中國不自通外間已大有人圖僂矣曾作通塞塞通說列入第七卷且陸路防不勝防之外又有沿海諸省不啻與諸國
比鄰乎此險之現於西也嗚呼奇險如此而忘其險者則如彼事將若之何誠使中國自覺其險自知其
弱且知中國卽不加弱而以人之日強形而爲己之日弱一旦憬然悟幡然改轍然變對高山而仰止恍
他族之我先則又有辨之不容不早辨者蓋變在於人而非在於物也變在於心而非在於跡也變在於
本而非在於末也中國萬一不欲或更以不能自諉無論彌天之危險斷斷不能盡除且必不能稍減易
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變通者趨時者也古聖垂訓深切著
明華人奈何讀而忘之乎然知其窮而思其變眼光先戒其太近宜如聰慧子弟之讀書一目數行並下
不可如青盲人之行路見一步始走一步此縱觀大局之說也而又不可欲速良醫之療疾也望聞問切
缺一不可主師之築室也樂榱桷早具規模然後定君臣佐使之方奏月斧雲斤之技庶幾有條不紊

秩然井然。是故居今日而言變法。必先熟權乎中國之所缺。而以教育英才爲第一善。於是權三十年之通養其體質。深其學問。敦其品行。由幼弱而至壯強。皆煥然爲一代之新人。於以彌成乎郅治。此未可以曠日持久爲嫌也。他國有愚物之不足於用者。但使力闢財源。推廣通商之良法。何物不可購致。今中國與才難之歎。此豈可以財購致者乎。且正惟其不可財購。而有曠日持久之嫌也。急起直追。尤屬不容稍緩。誠宜大開學塾。由眾公舉名師。由官優給脩脯。選八九歲以上之聰穎子弟。先教以中華經史。而進以昔聖先賢之至德要道。俟其略能融會。繼之以泰西初學諸書。如是者約若干年。擇其軀幹壯實。資性明通者。資遣出洋。按照西塾通行常例。由幼學而入大書院。由總學而分專門名家。如是者又若干年。其間更就道高德廣者。朝夕講貫。迪以謙恭之道。剷其驕傲之根。而學業富則愚蠢自進。而高明理解融則恆怯自化。而強毅孔子告魯哀公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至哉言乎。道義熟則欺誑自易。而誠實仁愛敦則暴虐自改。而慈祥而且忠。君親上之心油然而生。自不敢蹈貪私之惡習。鼓舞奮興之氣勃然而不可遏。自不願守因循之故智。嚴恭寅畏之意凜然而不可犯。自不屑留游惰之頽風。從此至教覃敷。英才輩出。凡出洋諸學生。執有大山長學成。考取之文憑者。皆得次第回華。稟明政府。以備量才而器使。政府則先需之以期會委之。以繁劇試之以盤錯。俾資歷練而杜躁進。如是者又若干年。此節略舉大概。第六章尙將暢言之。蓋至滿三十年而爲一世。

華人之懷才者無不同升諸朝。華事之棘手者無不得人而治。而彼跡象可求之物。即使偶有所缺乏。早已俯拾。卽是不取諸辛矣。此所謂變其人。變其心。變其本。若物若跡。若未不待變而自變也。而尙憂中國之不强也。天下豈有是理乎。旅順口威海衛原有之礮臺等類。日本既收償款。應約不妄毀損。惟所最可惜者。華人能知育才之益。而阻於挾偏見懷私意。終成其爲驕傲之諸公也。猶憶同治年間。恭邸創立同文館於京師。中國自強之基。實在於是。乃不謂倭文端諸公。力梗其議。後雖理屈辭窮。得成賢王之志。而終不能與翰林院並重者。則以號爲老成持重之流。多以爲國可滅身可殺。而初心終不可渝也。西國城垣昔年僅木質耳。旣而改甃改石。今更有改而爲鐵者。今多築礮臺於要隘。其視城垣也。皆可有可無之數耳。無他。堅之勝於脆也。塞外之地。有韋韞毳幕焉。霜欺雪壓。居其中者。或以貧窶自諉。而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忽焉而狂。飄捲去。則又將如之何。二十年前。美國芝嘉阜城。卽去歲賽四百年大會處。戶口約百餘萬。而望衡對宇。大有西秦板屋之風。不圖火起牛欄。全城可憐焦土。居民乃改築磚屋。至今而雕甍射日。畫棟飛雲。輪焉奐焉。爲美國之第二城。前此固木衣錦。永不肯土被絺繡者也。回祿君旣至。不問其人之願改與否。逼令一變而爲勝地。嗚呼。卽小以見大。外國之於中國。亦何獨不然哉。然而外人之入中國者。其始固未嘗有他志也。但使中國一視同仁。生命則無傷。財產則無損。通商則無阻。傳教則無疑。詩曰。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皆願斷